

玉函山房輯佚書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七十

子編道家類

伊尹書一卷

商伊尹

辛甲書一卷

周辛甲

公子牟子一卷

田子一卷

周田駢

老萊子一卷

黔婁子一卷

鄭長者書一卷

任子道論一卷

魏任叔

洞極真經一卷

魏關朗

唐子一卷

吳唐滂

蘇子一卷

晉蘇彥

陸子一卷

晉陸雲

伊尹書一卷商伊摯撰史記股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于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桀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是伊尹名摯也詩商頌長發鄭康成箋阿倚也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是阿衡乃伊尹官號非名也孟子辨伊尹割烹要湯之事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云湯使人以幣聘之云湯三使往聘之出處詳明如此何史遷誤信戰國游士之談而以爲媵臣負鼎

俎重誣之也漢書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注湯相又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注其語淺薄似依託也隋唐志均不著錄佚已久茲從逸周書呂氏春秋齊民要術劉向七畧別錄說苑尸子等書輯得十一篇其有篇目可攷者五篇餘俱收入雜篇錄爲一帙四方令區田法及論公卿大夫列士體國經野與周公規模不異本味一篇要卽鹽梅和羹之旨而以奇偉之筆出之不知者遂以割烹備會而有庖人酒保之枝辭也至於九主之名及阻職貢之策與戰國術

士語近殆所謂依託者乎今亦不能區分統裒一編  
依班志入道家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伊尹書

商 伊摯 撰

四方令

逸周書曰伊尹朝獻商書  
不周書錄中以事類來附

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爲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斐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鬻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 鱗之醬鮫殿利劍爲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

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正南崑崙狗國鬼  
親枳已鬪耳貫胸雕題離上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  
紕劉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  
且畧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熾犁其龍東胡請令  
以橐駝白玉野馬駒駘駿良弓爲獻湯曰善

逸周書王

會解

本味

湯得伊尹蔽之於廟燭以燼火夢以犧豕明日設朝  
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平對曰君之國



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居者腥肉穢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爲之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燠熟而不爛甘而不

饒

集韻入聲十九鐸饒

注引頡野王玉

字

注引伊尹甘而不飮肥而不餒酸而不酷

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尙鱸之翠迷蕩之學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九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鱒東海之鮪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壑水之魚名曰鱠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遊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元木之葉焉餘瞽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韭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茵鱣鮪之醢大夏之鹽辛揭

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者元山之禾不周

之粟陽山之稌南海之秬

許慎說文解字禾部秬字注引伊尹曰飯之美者元

山之禾南海之秬集韻去聲三十七号秬字注同

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

之井沮江之上名曰搖水白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

有湧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

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

有甘櫨焉

史記司馬相如傳司馬貞索隱應劭曰伊尹書云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

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

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

伊尹書



鄭媛節補校

不可彊爲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亡亡成而天子成  
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亡所以成  
人也聖王之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呂氏春秋  
本味篇

先亡

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  
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尙  
其大寶用共新棄其陳賤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  
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昔者先王成其身而天下  
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

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

呂氏春秋先己篇

### 九主

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

史記殷本紀

九主者有法

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

九品圖畫其形

劉向七畧則錄

### 區田

湯有旱災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區田以糞氣爲美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邱城上皆可爲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凡

伊尹書

鄭經館補校

區種不先治地便荒地爲之以畝爲率令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橫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爲十四道以通行人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尺五寸長四丈八尺尺直橫鑿町爲溝溝一尺深亦一尺積穰於溝間相去亦一尺嘗悉以一尺地積穰不相受令宏作二尺地以積穰種禾黍於溝間夾溝爲兩行去溝兩邊各二寸半中央相去五寸旁行相去亦五寸一溝容四十四株一畝合萬五千七百五十株種禾黍令上有一寸土不可令過一寸亦不可

令減一寸凡區種麥令相去二寸一行一溝容五十  
二株一畝凡四萬五千五百五十株麥上土令厚二  
寸凡區種大豆令相去一尺一寸一溝容九株一畝  
凡六千四百八十株區種荏令相去三尺胡麻相去  
一尺區種天旱常溉之一畝常收百斛上農夫區方  
深各六寸間相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日作千區  
區種粟二十粒美糞一升合土和之畝用種二升秋  
收區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丁男長女治十畝十畝收  
千石歲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中農夫區方七寸

齊民要術引作九寸據後漢書注改

區用種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區下農夫

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五百六十七區用

種六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區區中草生芟之

區間草以刻刻之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刈

鎌比地刈其草矣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一引汜勝之述伊尹區田

後漢書劉般傳章懷太子注引上農區田以下文選卷五十三嵇叔夜養生論李善注引上農區田至得百斛文句

皆小

雜篇凡佚文無篇目可考者統錄於後



湯問伊尹曰壽可爲邪伊尹曰五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

尸子

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爲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廷殆不吉也湯曰奈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救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

國家昌

詩外傳卷三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尙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

遺髮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  
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  
能之効也

劉向說苑  
君道篇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  
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  
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  
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  
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  
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

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

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說苑臣術篇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  
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王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同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尙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後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



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說苑權謀篇

辛甲書一卷周辛甲撰按春秋左氏傳以爲周太史  
劉向別錄以爲故殷之臣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  
之周文王以爲公卿封長子漢藝文志道家有辛甲  
二十九篇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攷左氏春秋襄四  
年傳魏絳述其虞人之箴韓非子說林引其與周公  
議伐商蓋之語是佚說之僅存者據輯並附考爲卷  
虞箴似太公金匱陰謀所載武王諸銘其言兵亦略  
似班志以此書與太公書同入道家知非取謀虛而  
叩寂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辛甲書

周辛甲撰

虞人之箴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瘠廟獸有茂草  
各有攸處德用不援在帝夷羿盲于原獸忘其國恤  
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政

告僕夫

春秋左傳  
襄四年

散篇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

辛甲書

一 郵媛館補校

七十一卷十三



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

攻九夷而商蓋服

韓非子  
說林

附考

劉向別錄云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長子今上黨所治縣是也

史記周本紀  
裴駰集解

左傳襄四年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杜預注辛甲周太史孔穎達正義晉語文王訪于辛尹賈逵以爲辛甲尹佚

漢書藝文志道家辛甲二十九篇注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公子牟子一卷周魏公子牟撰漢志道家公子牟四  
篇注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其書隨唐志皆  
不著目佚已久茲從莊子戰國策呂氏春秋說苑所  
引摭摭猶可補曰篇之缺理見其大清辯滔滔宜乎  
折堅白異同之論使公孫龍口哇而舌舉也歷城馬  
國翰竹吾甫

公子牟子

周 魏公子牟 撰

公孫龍問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訖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矧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榦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

沒足滅跗還軒解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  
之水而跨跖堦井之樂此亦至矣夫予奚不時來入  
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  
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  
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  
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  
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堦井之  
鼈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  
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蠶負山而鉅馳

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  
一時之利者是非罔井之盡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  
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  
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焉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  
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  
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  
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夫將忘子之故失  
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秋

水篇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  
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  
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  
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  
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  
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  
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  
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  
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庚先王

不血食而王不以子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  
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  
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轡也

戰國策趙

策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四引桓子新論曰傳  
記言魏牟北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於前問治  
因於牟對曰大王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縱則國治  
且安王曰國所受於先人宗廟社稷至重比之二  
尺縱何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親近而必求良工  
者非爲其敗從而冠不成與今治國不善則社稷  
不安宗廟不血食大王不求良士而任使其私愛  
此非輕國於二尺縱之制耶王無以應又虞世南  
北堂書錄卷一百二十七引魏牟見趙王至  
敗縱而冠不成與縱作縱約用此篇之義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



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

莊子作利輕

中山公

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

莊子無猶字不作未

瞻子曰不

能自勝則從

呂氏春秋作從之

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

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

審爲篇

淮南子

道應訓引作詹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

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之言牟幾忘

語吾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

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

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而  
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劉向說苑  
敬慎篇

田十一卷周田駢撰駢齊人與慎到接子環淵皆學  
黃老之術皆有所論附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漢志  
道家田子二十五篇注名駢齊人遊稷下號天口駢  
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茲從呂氏春秋輯得佚說  
三篇其一篇與淮南子所引互有詳畧異同參訂校  
補並附考爲卷其說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  
而莫不宜當始尸子所謂田駢貴均者和歷城馬國  
翰竹吾甫

田子

序

一 婦孺館補校

七十卷二十

田子

周田駢撰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

淮南子無者字

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

呂氏春秋引無此句據淮南子補

願聞齊淮南

子無

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

淮南子作

爲

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

淮南子作爲

材願王察

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

呂氏春秋作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

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求而

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

田子



一知類館補校

五帝以昭神明以鴻

呂氏春秋引至此

已雖無除其患害天

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

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

淮南子引

連自服齊國之政焉下

呂氏春秋執一篇淮南子道應訓並引此節詳畧不同互參訂補

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楚魏之

王辭言不說而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

衆也

呂氏春秋用衆篇

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

遜敏田子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

謂田駢曰客士與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弁  
斂士所術施也士所弁斂客所術施也客殆乎非士  
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蚤成空竅與歷身  
必不長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  
能立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爲王禍災日至故君子  
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如陵上之木淳淳  
乎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說而心甚

素樸

呂氏春秋  
土容篇

田子

附錄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

之術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

漢書藝文志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

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

此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

莊子雜

篇天下

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

曰

附錄

一 館媛館補校

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同上

田子貴均

子尸

陳駢貴齊齊死生等古今也

呂氏春秋不  
二篇高誘注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  
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  
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  
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貲養千  
鍾徒百人不官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

戰國策  
齊策



老萊子一卷周楚老萊子撰史記老子列傳云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脩道而養壽也漢志道家老萊子十六篇注楚人與孔子同時隋唐志皆不著錄書佚已久茲從莊子孔叢子尸子皇甫謚高士傳輯得四節附考爲卷家宛斯先生釋史云以矜知規仲尼以齒舌喻剛柔老聃之說也國策稱老萊子教孔子事君而孔叢則云語子思若至穆公之世萊子猶在其壽亦長矣史記附老萊子於老子列傳之內將疑爲二人乎抑兩人耶何其言之相

同也翰案史記云老萊子亦楚人明與老子同國孫綽遊天台山賦躡二老之元蹤注二老老子老萊子也二老道同故以之合傳矜知規仲尼以莊子引之自是老萊語後人誤爲老聃國策或謂齊黃引老萊子教孔子事君但言孔子亦卽指子思非仲尼也穆公時老萊猶存此所以稱壽者與鹿城馬國翰竹吾

甫

老萊子

周 楚老萊子 撰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俯  
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螢四海不知誰氏之子  
老萊子曰是邱也召而來仲尼至曰邱去汝躬矜與  
汝容智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  
業可得而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  
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有弗及耶惠以歡爲驚終  
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

老萊子

一 娼媛館補校

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  
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

焉終矜爾

莊子外  
物篇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  
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  
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  
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  
所傲也事君道行言聽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  
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堅易蔽舌

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孔叢子抗志稿

國策或謂齊黃曰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以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

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古者謂死人爲歸

人其生也存其死也亡

尸子引老萊子

老萊子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皇甫謐高

士傳

老萊子

二刻疑館補校

附錄

孔子曰德蒸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  
國無道處賤不問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

大戴禮記

衛將軍文子篇史記索

隱引有國無道二句

老萊子者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脩道  
家之用脩道而養壽也

史記老子列傳

老萊子古之壽者

劉向七略別錄

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采嫵

嫵衣裳取漿上堂跌仆因卧地爲小兒啼或弄鸚烏

老萊子

附錄

三姒媛館補校

七十卷二十七

於親側

後漢書注  
引列女傳

老萊子者楚公室亂逃世耕于蒙山之陽蓬蒿爲室  
枝杖於牀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  
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  
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日子許之乎老  
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  
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  
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河南以萊子爲  
老萊子人莫知其所終也

皇甫謐  
高士傳

黔婁子一卷周黔婁先生撰皇甫謐高士傳云黔婁先生齊人也脩身清節不求諸侯又言著書四篇言道家用號黔婁子漢藝文志道家黔婁子四篇注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廣韻去聲十九候婁字注引漢藝文志有贛婁子著書黔作贛與今漢志文異其書隋唐志皆不著目佚已久諸家亦無引述之者惟曹氏庭棟搜採孔子及羣弟子言行仿薛據孔子集語作逸語中引黔婁子述聖言一節記原憲事一節所據之書當爲不傳秘本旣不可攷姑依錄之



並附考爲卷云歷城馬國翰竹五言

黔婁子

周 黔婁先生 撰

子曰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

曹庭棟逸

語引黔

婁子

原憲居陋巷子貢方相於衛結駟聯鑣訪憲焉憲攝  
微衣子貢曰夫子病邪憲曰憲聞德義不修謂之病  
無財謂之貧也非病也子貢恥其言終身不敢復見  
憲同上引黔婁子 案此節韓詩外傳卷一劉向新  
序卷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无能子皇甫益高士  
傳皆引之文句小異茲引作黔婁  
子在五家書前當是原出處也

黔婁子

一  
夏文令不本  
七十卷二十九

附考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諸侯魯恭公  
聞其賢使致禮賜粟三十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  
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以爲卿又不受著書四篇號  
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皇甫謐  
高士傳

鄭長者書一卷周鄭撰人姓名缺漢志道家鄭長者  
一篇注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曰別錄云鄭  
人不知姓名隋唐志皆不著錄書佚已久韓非子外  
儲說引一則是佚篇中語據錄以存一家說主虛無  
無見深探道旨不且隱合禪宗乎歷城馬國翰竹吾

甫

鄭長者書

周 鄭長者 撰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烏以數百目視  
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  
弋我加之國鄭長者問之曰田子方欲知廩而未得  
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

韓非子  
外儲說

任子道論一卷魏任嘏撰嘏字紹先一作照先樂安博昌人官至河東太守附見魏志王昶傳裴松之注引嘏別傳敘述甚詳別傳謂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隋家道家任子道論十卷魏河東太守任嘏撰唐志同又別有任嘏顧道士論三卷馬總意林亦載任子十卷於人物志三卷後注云名奕考諸史志無任奕著書之目奕蓋嘏之訛也今其書佚意林載十七節又從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輯得九節參互考訂並附別傳爲卷初學記引作任嘏道德論他

皆引作任子茲依隋唐志題任子道論既訂名奕之  
訛因改題魏任假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任子道論

魏任叔撰

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則無以爲智不勤

教則無以爲仁

馬總意林卷五引上二句 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三引有下四句

喜能歌舞怒能戰鬪

意林卷五

一人之智不如衆人之愚一目之察不如衆目之明

同上

生于治長于治知世之所以治者君子也生于亂長于亂知世之所以亂者君子也若不知治亂之所因

者凡民也

同上

道德之懷民猶春陽之柔物也

御覽有也字

履深冰而不

寒結木條而不折

意林卷五 太平御覽卷四百三

天之圓也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

意林卷五

山必有阜河必有曲江漢東流必有迴復

直木無陰直士無徒是以賢人直士常不容于世

登泰山見天下之大不察細微者視遠故也處高位

知人主之貴不卹卑賤者意滿故也

治己審則可以治人治人審則可以治天下累世一

聖是繼踵千里一賢是比肩

水可乾而不可奪溫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柔而  
而不可奪重石可破而不可奪堅

諺云富不學奢而奢貧不學儉而儉人情皆然唯聖

人能節之

並同上

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躁土氣人智而寬

水氣人急而賊

意林卷五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

神龍不處網罟之水鳳凰不翔罽羅之鄉賢人不入

危國智者不輔亂君

意林卷五

蕭何守文法曹參務無苛相繼作相天下獲安

武帝輕人命重武功飾宮室厚賦斂土地益廣德惠

彌狹

桓譚云王者易輔霸者難佐

並同上

古之公也篤今之公也薄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三十七

太王不務私其身不外其民故曰百姓之身猶吾身

也爲戎翟之病棄國之富杖策而去

同上

有黃金則鑄石

缺一字

有明珠則魚目混故一眞起而

萬僞動一利立而萬詐生

北堂書鈔卷九十九

善陣者徒衆整一如列宿之部伍周迴如山岳之盤

是陣之體也

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七

夫賢人者至德以爲己心行道以爲己任處則不求私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爲其身不阿其君積禮義於朝播仁風於民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戴其君之尊

欣欣焉歌舞其君之德

徐堅初學記卷十七引任昉道德論曰夫賢人者積禮義

於朝播仁風於野使天下欣欣然歌舞其德文句脫略不全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引任子此節差

具完

鳳爲羽族之美麟爲毛類

初學記作麋據御覽訂

之俊龜龍爲

介蟲之長榘楠爲衆材之最是物之貴也

初學記卷三十

平御覽卷

九百十五

日月爲天下眼目人不知德山川爲天下衣食人不

能謝

太平御覽卷三 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李善注引上二句無爲字

以義事主不私其己以仁接人不謀其欲火佚焚家

家不罪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以其積之於仁義無

私害也伊尹放太甲太甲無怨心管仲黜伯氏伯氏

無怨言以其積之於公正無私惡也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九

丹淵之珠沉於黃泥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

附錄

報字紹先樂安博昌人世爲著姓夙智早成故鄉人  
爲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父旌字子旃以至行稱漢  
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旌姓  
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旃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  
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并招  
舉孝廉歷酸棗祝阿令報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  
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始學疑  
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羣言無不綜

任子道論

附錄

四 魁 姬 傳 補 校

覽於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  
魚魚貴數倍蝦取值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籠八  
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值六十匹其買者欲隨時價  
取贖蝦自取本價八匹其買者慙亦還取本價比居  
者擅耕蝦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蝦蝦曰我自以借  
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蝦質之  
然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  
豈可令任君知邪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曾太祖創  
業召海內至德蝦應其舉爲臨苗侯庶子相國東曹



屬尚書郎文帝時爲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懷  
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累遷東郡趙郡  
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馥爲人淳粹凱悌  
虛已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義皆沈默潛行  
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  
餘言馥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

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祕書以買羣言

魏志

王昶傳裴松之注引馥別傳 太平御覽卷四百

三又卷四百二十六又卷四百三十並引任馥別

傳馥裴注爲略裴注脫字紹

先三字據御覽補一作照先

洞極真經序

魏 關朗 撰

朗業儒蓄書積數世矣自六代祖淵會鼎國之亂徙家於汾河所藏之書散逸幾盡其秘而存者唯洞極真經而已六世祖嘗謂家人曰洞極真經聖人之書也吾後數世當有賢者生如得其用功不下於稷契倘不時偶其顏淵之流乎是經之蘊當可明也朗幸生其族得聞遺言於祖父敢不勉勉以發揚先祖之意乎因伏讀累年思以傳次然而性蒙識泥不能洞

遠聞崆峒山有杻先生者世之異人也故往師焉至  
之幾歲孜孜焉未嘗敢廢弟子之禮一日齋戒盥浴  
發卷以請其蘊先生乃掩卷而歎曰此天地之樞機  
聖人之壺奧也潛而不傳也久矣子孰從而得之則  
其以先祖之言告先生因爲朗著翼以明其大端作  
則以指諸人事於是洞極之義煥然可詳朗旣得而  
歸有頃聞先生已飛昇矣嗚呼聖人之言將假先生  
而視諸人耶將不可使下民知之耶何先生之傳而  
不留矣朗以爲天以先生而啓之而不可以先生盡

之使書之者其非朗乎因以先生之翼則附於經又  
編其遺言爲洞極論凡十一篇復作傳以釋其蘊爲  
圖以序其爲庶乎來者知洞極之道焉時

太和末年正月上休日序

洞極真經

魏 關朗 撰

生傳第一

三生式生式生式生洪明正一式冥虛傳曰冥物始生也一

式形虛爲傳曰形虛爲質始成也一式罔不利傳曰罔不利濟於用也翼曰陽秉日生洪哉大也明哉正哉極也惟生故能大盛而極焉則曰聖人以化育天

下胡一桂啓蒙翼傳外篇

次萌息華茂止安輝實通九傳佚

資傳第二

三式資式資

資天生地育而人資養曰取天地之道曰

資觀其資三極之情可見矣則曰聖人以順天地而  
創法立制三式資其象以制服器傳曰資其象制服  
器也三式資其器以闢田里以興地利傳曰資其器  
興地利也三式資其用以化育兆姓傳曰資其用化  
育兆姓其道大也

次用達典素悖靜平序通九傳

佚

資傳第三

三式育式

育洪明翼曰陰能成陽之生日育育則洪

洪然後正則曰君子以承君嗣化以育兆姓二式女子育於家正臧傳曰女子育於家育在內也不正則否正乃臧也二式乃蟄乃萌育於田傳曰乃蟄乃萌育於田也二式利用獲傳曰利用獲育道成也

次和塞作煥幾抑冥通通九傳

佚

敘本論

並註

生三興三達三實三萌三通三茂三息三抑三  
煥三華三幾三安三育三靜三序三止三冥三

燁三素三用三和三悖三塞三作三平三資三

子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聖人觀之以暨  
八卦是故全七之三以爲離奇以爲巽全八之三以  
爲震奇以爲艮全六之三以爲坎奇以爲乾全九之  
三以爲兌奇以爲坤正者全其位偶者盡其畫易曰  
四象生八卦其是之謂乎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  
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後聖稽之以爲  
三象是故一爲生之式四爲生之式七爲生之式二  
爲育之式五爲育之式八爲育之式三爲資之式六



爲資之式九爲資之式因而變以成七十有二爲

明變論 並圖

生三煥三實三興三燁三茂三達三序三和三

資三抑三用三作三具三塞三平三通三幾三

育三萌三華三安三悖三止三靜三息三察三

三生之象育乘其式而爲煥三乘其式而爲實三乘

其式而爲興三資乘其式而爲燁三式而爲茂三式

而爲達三育式資式而爲序三育式資式而爲和三

三育之爲生乘其式而爲萌三式而爲燁三式而爲

安三資乘其式而爲悖三式而爲止三式而爲靜三  
生式資式而爲息三生式資式而爲察三  
三資之爲生乘其式而爲抑三式而爲用三式而爲  
作三育乘其式而爲冥三式而爲塞三式而爲平三  
生式育式而爲通三生式育式而爲幾正三此之謂  
變爲之道也

極數

子曰天一地二人三天四地五人六天七地八人九  
三極之數四十五天十有二一四地有十五二五人



也命於其中者爲之人戎狄禽魚皆人也酌其源則  
流可知矣視其表則影可見矣達於此者其知經之  
名乎

原德

子曰物无不受之謂洪物无不燭之謂明於物无欺  
之謂正君子體洪臨下明以脩性正以治德故曰洪  
明正

次爲論 並圖

生三萌三息三華三茂三止三安三煥三實三

資三用三達三興三紊三悖三靜三平三序三

育三和三塞三作三渙三幾三抑三冥三通三

天地闢萬物生生必萌萌而後息息而後華華則茂  
物不終茂故所以止止然後安安則得其煥煥則實  
實則可以資矣資必有所用用然然達達則能興物  
不終興興久則紊紊則悖治悖莫若靜靜則平平則  
有序序則可以興育矣育然後和物不終和和久則  
塞決塞必有作作則渙渙則幾乎正矣至正必有抑  
抑則冥物不終冥故以通而終焉

並同上

唐子一卷吳唐滂撰滂字惠潤生吳太元二年見馬  
總意林注據本書言大晉應期一舉席捲云云則撰  
述之成定在吳亡入晉之後也隋唐志道家並有唐  
子十卷原書久佚意林載十九節又從北堂書鈔藝  
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採輯除已見意林者  
得佚說八節合訂一卷其書論政談兵不盡述道家  
之言然如所謂夫土有高世之名必有負俗之累有  
絕羣之節必嬰謗嗤之患其諸和光同塵而究意於  
大患在有身者乎宜其景慕韓終而抗喻元鶴也歷

唐子

城馬國翰竹吾甫

一  
七  
十  
卷  
四  
十  
六

唐子

吳唐滂撰

舟循川則游速人順路則不迷

馬總意  
林卷五

大木百尋根積深也滄海萬仞衆流成也淵智達洞  
累學之功也

君子以道成冠以道成與出門不冠則不敢行行非  
與則不可步

有父不能孝有兄不能敬而論人父子之義兄弟之  
節猶彎弓而自射也



唐子

一 如婦節神  
七十卷四十七

人性苟有一孝則無所不包猶樹根一植百枝生焉  
或問齊桓晉文優劣唐子答曰論功則桓兄而文弟  
論德則文兄而桓弟

並同上

大晉應期一舉席捲猶震霆摧枯千鈞壓卵無餘類

矣

意林卷五

虞世南北堂書鈔  
卷一百十七引猶震霆二句

人多患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頰知眉頰者復不能

察百步也

意林卷五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  
五脫也字又三百六十七引上二句

君子守真仗信遭時不容雖有訕辱之恥幽詭之謗

猶傷體毛耳

意林  
卷五

鷹隼羣飛鳳凰遠遊小人成列君子深藏

諺曰脂粉雖多醜面不如膏澤雖光不可潤草

古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形心短于自治故以禮  
自防

君子不以昏行易操不以夜昧

一作寤

易容

夫士有高世之名必有負俗之累有絕羣之節必嬰  
謗嗤之患白骨擬象魚目似珠遙聽遠望無不亂也  
禍福相轉利害相生如循環而運九耳其兆不可見  
其端不可覺

並同上

唐子

二 鄒煥館補校

良將如山如淵人不知其感亦不知其歡

七十卷四十八  
意林卷五  
太平御

覽卷二百七十五引作良將

如泉如山不知其歡感也

將勿離旗鼓師之耳目

意林卷五  
太平御覽卷三  
百三十八引作將勿離旗鼓

旗鼓將之

耳目也

暴至之榮智者不居守財不施謂之錢奴

意林  
卷五

佐國者傷預事者亡

同上

聖人聞諫若甘味愚者聞諫若荼食

北堂書  
鈔卷九

將者專命千里總帥六師攻如雷擊戰如風行

北堂  
書鈔

卷一百

十七

命相在天才智由人由人可學致在天無可冀

歐陽詢蔡

文類聚卷

二十一

暴主闇君不可生殺

文選陸士衡五等論李善注

君人者秉南面之尊操殺生之柄威如秋霜恩如春  
養何求而不得何化而不從君人者當以江海為腹

山林為面當使觀者不知江海何藏山林何有則下

不知其量畏而懷之

太平御覽卷七十六引至山林何有又卷三百七十一引云人

君以江海為腹山為面則下不知其量畏而懷之末二句據補

猛將之發觀于虎而鑒于鷹故攻如擊電避如收露

唐子

三編媛館補校

閉之如在餅開之如散星

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八

吾嘗會賓設樂天忽雲興繼以大雨有羣鶩成列飛

翔而過此偶爾何異元鶴二八也

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九

希見食筍歸煮竹根

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二  
陳耀文天中記卷五十三

仙人韓終卽韓馮之兄爲宋王採藥王不肯服之終

因服之遂得仙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四

蘇子

晉 蘇彥 撰

徵生與婦人期不來水至抱梁柱而死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九原

注或作尾生

車渠瑪瑙生於荒外今冀州之士曾未得其奇也

藝文

類聚卷八十四

蜀郡鄧公呼吸成霧

徐堅初學記卷二太平御覽卷十五

行務應規步慮投矩

文選陸士衡長安有狹邪行李善注

夫人生一代若朝露之託於桐葉耳其與幾何

後漢書王

符傳章懷太子注  
太平御覽卷十二

夫帶方寸之印丈八之組戴貂鵠之尾建千丈之城  
遊五里之衢走卒警蹕叫呼而行此諸侯之所謂榮

華時俗之所謂富貴也

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九  
又卷九百二十四引脫遊五

里之衢四句 又卷六百八十  
引夫走卒四句叫作列貴作者

天子坐九重之內樹塞其門旒以翳明衡以隱聽

以抑馳太平御覽  
卷七十六

不食八珍何以知味之奇不爲文學何以知世之資

太平御覽  
卷六百七

立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莫過乎禮哀王道傷  
舊政莫過乎詩導陰陽示悔吝莫過乎易明善惡著  
廢興吐辭令莫過乎春秋量遠近賦九州莫過乎尙  
書和人情動風俗莫過乎樂治刑名審法度莫過乎  
商韓載百王紀治亂莫過乎史漢孟軻之徒淵滑其  
間世人見其才易登其意易過於是家著一書人書  
一法雅人君子投筆硯而高視

太平御覽  
卷六百八

房麗者趙之賢人立東門之外有行商車轄亡麗告  
之不悟復更告商人怒曰吾轄自亡何須汝告惠加



於亡而反怒之吾欲比之草木草木有心矣太平御覽卷七

百七十三

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熯翠以羽殃身蜂以珠破體

是以公孫賀得丞而啼泣知滿之有毀晨之有暮北

書鈔卷九十九引無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熯三句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二引上四句有之據

補御覽作蝓作蝓破體作致敗

象以牙喪身不能去其白薰以芳自燒不能去其香

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三

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史記李斯傳司馬貞索隱引莊子及蘇

陸子一卷晉陸雲撰雲字士龍吳人官至清河太守  
事蹟具晉書本傳傳稱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  
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隋唐志道家皆載陸子十卷  
卽新書也今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二節又裴松之  
魏志注引陸氏異林一節記鍾繇事云叔父清河太  
守說如此清河陸雲也陸氏蓋雲之猶子考陸機傳  
二子蔚夏或其所作稱清河說定爲新書中語又本  
傳紀雲作新書下引路行遇王弼事云雲本無元學  
自此談老殊進此作書之繇且文筆與異林所引同

陸子

七十卷五十二

亦陸子佚文也並採錄之陸佃埤雅引陸子乾鵲噪  
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則西京雜記所載陸賈  
語不敢屏入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陸子

晉 陸雲 撰

三皇垂策而五帝擊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轅雖使周公御衡仲尼促節固不已也

徐堅初學記卷九 太平御覽卷七十六 陸

但埤雅卷十 二引上四句

欲水之清則勿涉欲草之茂則勿獵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

鍾繇嘗數月不朝

鍾字據御覽補

會意性異常

御覽八百十九引脫此句

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

御覽八百十九作常問者

曰必是鬼物

御覽八百八十七作故

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

陸子

一婦娘館補校  
七百三十三

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乃勤勤

呼之乃入繇意恨

御覽八百十九無意恨二字八百八十七登恨字

有不忍

之心

御覽無之字

然猶斫

御覽八百十九作斬

之傷牌

御覽八百十九作牌婦

人卽出以新繇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

御覽無之字

至一大家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

御覽八百十九無衫字八百八十七無著字作白衣青絹衫

丹繡補襠

御覽八百十九作兩當

傷左臂

御覽八百八十七作一臂

以補襠

御覽八百十九作兩當

中繇

御覽八百十九作繇拭血

魏志趙繇傳裴松之注引陸氏

如此清河陸雲也據補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九又卷八百八十七並引陸氏異林與裴注小異

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  
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  
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晚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  
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卻尋昨宿處乃王

弼家

晉書陸  
雲傳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七十一

子編道家類

杜氏幽求新書一卷 晉杜夷

孫子一卷 晉孫綽

符子一卷 晉符朗

少子一卷 南齊張融

夷夏論一卷 南齊顧歡

子編法家類

申子一卷 周申不害

晁氏新書一卷

漢晁錯

崔氏政論一卷

後漢崔實

劉氏政論一卷

魏劉廙

阮子政論一卷

魏阮武



杜氏幽求新書一卷晉杜夷撰夷室引齊廬江潯人  
官至國子祭酒晉書有傳何法盛稱其秉操真素故  
以幽求子自號其書隋志道家有杜氏幽求新書二  
十卷唐志作杜氏幽求子三十卷原書久佚北堂書  
鈔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之又三國魏志杜畿傳裴松  
之注引杜氏新書七條皆紀畿及子理與恕言行當  
是夷撰也其先德之美引者不稱幽求省文也又御  
覽引杜子新語一則新語蓋新書之誤並據輯錄其  
說道清淡以無爲爲家宗尙老氏書入道家以此又

謂齊宣見屠牽羊哀其無罪以豕代之蓋用孟子齊  
宣王以羊易牛事而誤究心道術故與儒書不能無  
舛駁也歷城馬國翰竹吾

杜氏幽求新書

晉 杜夷 撰

平虜將軍劉勳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  
棗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  
謂不媚於竈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  
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旣情愛發又宜率焉以驥今  
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魏志杜畿傳裴松  
之注引杜氏新書

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爲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  
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

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是爲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求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家居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政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時李豐爲常侍黃門良哀侃見轉爲吏部郎荀俱出爲東郡太守二人皆恕之同班友善

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陽因其壘塹之固小大家焉明帝崩時人多爲恕言者

征北將軍程

五字據魏志補

喜欲恕折節謝已詔司馬宋權

示之以微意怒咎權書曰況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  
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  
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府  
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  
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  
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刻心著地正與數斤肉  
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  
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  
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

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諧也呼爲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咨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爲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怨

以爲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

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畿奇之故名之曰理

年二十一而卒字寬字務叔清虛元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蹟素隱由此顯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  
年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草創未就惟剛集禮記及左氏傳今存于世

阮據志補

武字文業濶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

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宏舒晉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

並同上

年五歲聞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

文選王元長三月三

日曲水詩序李善

在引杜氏幽求子

不仁之人心懷豺虎

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杜夷幽求子

銜羈之馬伏櫪之駒莫不思平原曠澤翹尾而馳陸

也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六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九引多陸也二字

扇雲微動涼風夏生

太平御覽卷二十二

秋風晨厲則慘然多悽

太平御覽卷二十四

以舜禹之登庸視孔氏之窮屈不似跛鼈之與晨驥

乎

太平御覽卷八十一



弓折由射之數劍缺因用之者多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七

羈蚊絆蚤崇其非法劓蟻屠蝨求其肝膽非至精誰

能知之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九

瑯羈縷絆呼名翹陸不可化也

召渴者以臨河不待鞭策而自至

並同上

周封千里而已八州之地皆以祿賢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

蓋道清淡以無爲爲家恬虛寂靜宏廣大包豈非聖

人所宅乎

太平御覽卷四百三

有道之國其鬼不神

同上

木上...  
衰衣博帶高冠厚舄佩以珠璣結之纓蕤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

七十

輕舟可以救溺蒿幕可以濟焚

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九

齊宣見屠牽羊哀其無罪以豕代之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八

獵者嗜肉不多於不獵及其陵岡繼赴谿澗而有遺

身之志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

堯時獲獬豸緝其尾以爲帝帳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引周書

衆儒觀春秋之紀錄政之得失以立正義以爲聖人

起當復作春秋也自溫士若太史公亦以爲然余謂

之否夫聖賢所陳皆同取道德仁義以爲奇論異文  
而俱善可觀猶人食皆用魚肉菜茹以爲生熟而復  
俱美也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引杜子漸語  
索新語蓋新書之誤傳寫者失之

孫子三卷晉孫綽撰綽有論語集解已著錄經綽  
唐志道家並有孫子十二卷引或稱孫綽子今佚輯  
得二十餘節書詮元旨有飄飄欲仙之致而如評譙  
周勸主降魏及道德王霸之稱號則亦出入乎名法  
諸家已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孫子

序

鄭煥館補校

七十一

孫子

晉 孫綽 撰

譙周說後主

御覽引無後  
字作勅主

降魏可乎曰自爲

御覽  
作謂天

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子夫爲社稷死則死之亡

則亡之

御覽無  
二之字

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

御覽無  
矣字

推過於其父悅首而事讎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

御覽作大哉

蜀志譙周傳裴松之注引孫綽評  
君之正道哉 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引孫子

黃帝之遊天衢奏鈞天之鼓建日月之旗乘璠雲之

輿駕六翼之龍彭祖前驅松喬夾轂光景流而不逮

系子

一 姬嬭館補校

長風逐而不及發，朝紫宮不崇，朝而匝六合也。

太平御覽

卷七十九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二十六引黃帝極天術句又引彭祖前聖二句彭誤作遠

伯牙鼓琴六馬仰秣

北堂書鈔卷一百八

仲尼見滄海橫流故務爲舟航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

七百七十

撫明鏡則好醜之貌可見

文選謝靈暉出西堂詩李善注

聖賢極其標勝有大力矣

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

真人在冬則松竹也

同上

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象罔求珠旨哉言乎

文選劉孝標廣

交論注 又沈休文宋  
書謝靈運傳注引無末句

或問雅俗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

文選王仲寶  
褚淵碑文注

藝妙者以入神造化

文選陸佐公  
新刻漏卮注

擊電無停光疾雷無餘聲

太平御覽  
卷十三

道一者帝德充者王依仁仗義者霸無爲而治者道也爲能不待者德也存三亡國仁也責貢不入義也

太平御覽

卷七十六

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

孫子

七十二卷上

上千里傍蔭數國

一作四圍

有人曰

一無有人曰三字當衍

東極在

大人斬木爲策短不可杖

一作支

釣魚爲鮮不足充饑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八

又卷八百三十四

又卷九百五十二

又卷七十二引海人曰橫海有魚一

吸萬頃

之波

銜轡衡軛無心於馬而所以御馬典籍禮度無心於

治而所以爲治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

典籍文章之言也理出於天辭宣於人

同上

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梁棟

阿衡之才樞柱楹榱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厦之器



具矣

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四

動而不乘不理若汎舟而無柁

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一

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天下之貨畢陳矣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六

鏐金洪爐盜隸不貪鳩肉在俎餓徒不食

太平御覽卷八百四

火光明于天者燈燭何施焉

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

北學有木焉名曰時好

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一

高祖御龍光武御虎龍韓彭之類是也虎耿鄧之類

是

陸佃埤雅釋魚

孫子

苻子一卷晉苻朗撰朗字元達畧陽臨渭氏人苻堅之從兄子也仕秦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降晉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晉書載記有朗傳稱其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隋志二十卷唐志三十卷並入道家今佚楊慎丹鉛總錄以苻子與秦子並論以爲不特世無其書並罕知其姓名王世貞駁之謂其書道藏有之今徧檢道藏全目實無苻子并州大言欺人耳茲從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輯四十餘節按錄爲卷中多春秋遺

事足資考證文筆頗似抱朴子據本書有郎棄千金  
之劍把符子而趨抱朴子趨謂曰何夫子棄大而存  
小之語似抱朴郎之門人也諸書多引作符子符符  
形近而訛據晉書訂正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待子

晉 待朗 撰

方外

太公涓釣於隱溪

御覽八百三十四脫涓字五十字路史注涓作涓並版於字

六年矣而未嘗得一魚

御覽九百三十五無矣而二字路史注作不得一魚魯

連聞之往而觀其釣

御覽九百三十五魯連聞而觀焉路史注作魯連往見之

太公涓跪石隱崖且不餌而釣

御覽八百三十四脫涓字路史注涓作涓

御覽九百三十五石作於脫且字

仰詠俯吟及暮而釋竿

御覽九百三十五脫

反字而竹則路史注仰作伸脫及字而字

其膝所處之石皆若曰其跼解

待子

感懷作補校  
七十一卷十三

崖若路

路史法作漆處成曰跗觸成路

魯連

路史法作季連

曰鈞所以在魚

無魚何鈞太公曰

路史法脫太字

不見康王父之鈞耶念蓬

萊鈞巨海摧岸投綸五百年矣方吾猶一朝耳

路史法脫

念蓬萊四句末句作吾方之猶一日也

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五又卷八百三十四引付子方外

至釋竿

路史後紀卷四羅萃法

案諸書引付子惟此節有篇目可考故置於前其無篇目者依

書次

錄後

志存四海之外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十二

朗家楚朗棄千金之劍把苻子而趨抱朴子趨謂曰

何夫子棄大而存小乎苻郎不應

苻郎何辨

夫千金

利劍剖割之所存焉苻子之書大道之所居焉

北堂書鈔

卷一百一引朗家楚至而趨下接曰夫千金以下  
又卷一百二十二引苻朗子云朗棄千金之劍下  
接抱朴子至存小子太平御覽卷三百  
四十四引同下多苻朗不應句互校補訂

有澤父者冠葭蘆之笠納鹿之履莎裳褐衣

北堂書鈔作霞

笠兼莎裳褐

據御覽訂正

緩步而去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三引

無末句

許由謂堯曰坐于華殿之上面雙闕之下君之榮願亦已足矣夫

五句補

御覽補堯曰余坐于華殿之上森然而

松生於棟余立于樞扉之內霏然而雲生于牖雖面

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迴瀾  
之繁崑崙余安知其所以榮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十  
一太平御覽卷八十

北堂書鈔卷十二引云坐華堂森如  
松生于棟而雙闕無異崑崙之冠蓬萊

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之一作佐舜勞矣鑿山

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

逸不能爲君之勞矣藝文類聚卷十一  
卷八十二又卷四百二十四太平御覽

堯舜之智桀紂以爲不智堯舜以爲智惡知堯舜之

非桀紂桀紂之非堯舜乎藝文類聚  
卷二十一

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傅曰太王欲以一匡之

事而以嗣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與  
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安能貴乎一

國而賤乎萬代哉

藝文類聚卷二十一  
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四

太

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余之牧  
孤犢君牧天下是各有所牧矣君焉用憚憚焉以  
所牧而與余余無用天下爲也於是牽犢而去

藝文類聚

卷九

十四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者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  
固不居非人便不珍

燕文類聚無養奚若以  
下一十七字按御覽補

於今年



百二十矣邦人謂之豕仙

藝文類聚作於今百二十歲御覽無於字邦字

乃命豕宰養六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

異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

而量其重千鈞其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不饗之

頗聚無王乃命豕宰至饗之有其

羣臣言於昭王曰是豕無用一句王命宰夫膳之豕

既死夕乃見夢於燕相

御覽無豕既死三字

曰造化

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

藝文類聚無此三句

今仗君之靈而化吾生也

御覽無今字而始得

爲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糧之珍而欣君之

惠將報子死焉

御覽無而浮舟至此

後燕相遊於魯津有赤龜

銜夜光而獻之

御覽無後字於作乎末句作奉璧而獻葵文類聚卷九十六太平御覽

卷九百三十一

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九引作燕

人有獻燕昭王大豕者宰夫脰之豕既死乃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勢我以豕形食我以人菰今仗君之靈而化始得爲魯津之伯也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九引云朔人獻大豕於燕相合脰夫烹之豕既死見夢以下並與初學記同

觀於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鬣而登乎龍門而爲龍又

一術士凌波蹈流而不陷搖鈴行歌飄浪於龍門而

終日棲遲而不化彼同功而事異迹一而理二夫何

哉無乃魚以貨應而人以僞求乎

藝文類聚卷九十六

東海有鼈焉冠蓬萊而浮藝文類聚無浮字據御覽補游於滄海

騰躍而上則干雲之峰類邁於羣岳藝文類聚無之辨七字據御覽

補沈沒而下則隱天之邱潛嶠於重川藝文類聚則沒而下潛於

重泉據御覽補有紅蟻者聞而悅之御覽紅作蟻無者字有之字與羣蟻

相要乎海畔欲觀之行御覽作欲月餘日溢漭未出

羣蟻中將反遇長風激浪崇瀉萬仞海水沸地雷震

羣蟻曰此將釐之作也藝文類聚脫口釐漭三字及蟻中將反主釐之二十六字

據御覽補數日風止雷默藝文類聚無雷默二字據御覽補海中隱淪如

此御覽脫淪字此作岳其高築天或游而西羣蟻曰彼之冠山

何異乎我之戴粒也道遙壤封之巔歸服乎窟穴之

下御覽引止此異下無平字粒下無也比乃物我之

適自已而然我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藝文類聚卷九

十七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七陸佃埤雅卷十引云稽之冠山蟻之戴粒其於道遙一也

晉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游乎大澤之中御覽有晉字及中二

字見蜘蛛布其網曳其繩御覽有兩其字執豕以食之公子

重耳乃撫僕之手駐駟而觀之御覽無乃撫八字願其臣咎

犯曰此蟲也智之德薄矣御覽作智而猶役其智布之薄者矣

御覽其網曳其繩御覽無此句執豕而食之御覽作而執豕以食之

寺子  
延媛僊補校

况乎人之智

御覽之下  
有有字

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

之繩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孰不可謂

之人乎

御覽無就  
不二字

咎犯曰公子慎勿言也君終行之

御覽無  
君字

則有那有嗣也

藝文類聚卷九十七  
平御覽卷九百四十八

太

楚之交子魯之周子齊之狂子三子

御覽有三  
子二字

相與

居乎泰山之陽處乎環堵之室葦戶不扉

御覽戶作  
門扉作扇

蓋茨不翳而高

御覽  
作絃

歌不輟

初學記卷十  
御覽卷四百八十五

太平

至人之道也如鏡有明有照有引有致

初學記卷二  
十五  
自居

易六帖

卷十二

有嘯仙者享五百歲負乘而不輟歷無定去大驛於

天下

初學記卷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九百

盛魄重輪六合俱照非日月能乎

太平御覽卷  
三又卷四

水生於石未有居山而溺者火生於木未有抱樹而

焦者

太平御覽卷五十一又卷九百五  
十二山作石樹作木兩於字據補

黃帝將適昆虞之邱中路逢容成子乘翠華之蓋建

日月之旌騶參虬御雙鳥黃帝命方朔避路謂容成

子曰吾將釣于一壑栖于一邱

太平御覽卷七十九  
北堂書鈔卷十六

引黃帝騶參虬句又

引適昆吾之邱句

詩子

婦孺傳仙校

黃帝謂其友無爲子曰我勞天下矣疲於形役請息  
駕於玄圃子直代之無爲子曰焉能棄我之逸而爲  
君之勞哉乃攀龍而俱去

太平御覽卷七十九北  
堂書鈔卷十一引息駕元

可國

舜禪禹於洞庭之野

太平御覽  
卷八十一

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  
刑日樂何無憫怛之心焉逢曰天下苦之而君樂臣  
爲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  
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龍逢曰臣觀君冕非冕也冕危

石也臣觀君履非履也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  
屐履春冰而不陷者桀歎曰予知我之亡而不知  
亡予就炮烙之刑吾觀予亡予知我不亡龍逢行歌  
曰造化勞我以生休我以炮烙故涉新我桀而人不  
知布武而趨乃赴火而死

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又卷四百五十七引龍逢進

諛桀曰臣嘗觀君之冕非其冕也而冕危石君之履非其履也而履春冰未有冠危而不屐履春冰而不陷者桀乃笑而應之曰予且就炮之刑龍逢布武而趨赴火而死者字及布武四字據補又六百四十七作息我炮烙下有故涉新我八字據補

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乃謂左邱

待子

蘇頌館補校



明日寡人欲以孔某爲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寡人將欲詢諸三子左邱明曰孔某聖人與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遂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邱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邱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某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不以三桓謀而召孔

子爲司徒

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又卷六十九十四引云爲千金之裘而與孤謀之其裘不可得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醪唯飲一鍾蹇叔曰一

米可投河而釀也穆公乃以一醪投河三軍醉矣

太平

御覽卷二  
百八十一

爲道者日損而月章爲名者日章而月損

太平御覽卷四百三

元冥子謂由有子曰子有師乎由有子曰吾將以萬

物爲師矣

太平御覽卷四百四

春秋華林傳曰不知不言其所以仁

太平御覽卷四百十九

武王以天下讓岐封子岐封子曰孰匆匆然以天下

待子

鄭玄補校

爲事乎君往矣余不忍聞之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四

七十一卷二十一

惠子家窮餓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熟請以割子可乎惠子曰施方來遇羣川之水長有一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爲子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瓢之力則活矣子方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我是不如求我於重淵之下魚龍之腹矣

太平御覽卷四百八十六

鄭人有逃暑於孤林之下者其僮自移而徙衽以從

陰及至暮反席於樹下及月流影移復徙衽以從陰而忠露之濡於身其陰逾去而其身逾溼是巧於用書而拙於用夕奚不處曜而辭陰反林自露此亦愚之至也

太平御覽卷  
四百九十九

陶之富者朱公喪其中子鄰人往弔之朱公方擁膝踞蹠捫頭而笑鄰人曰聞有喪將唁子之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鄰人之不通也

太平御覽卷  
五百六十一

楚成王生太子商臣乃名楚之善相者相之楚巫相之曰巳而言於楚王曰子吉矣而王不吉臣聞鳴梟

者食母而飛非其子之不吉但其母爲之災今太子  
非子之不吉但其王爲之災耳楚王怒而殺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

三十一

心能善知人者如明鏡善自知者如淵蚌鏡以照明

故鑿人蚌以含珠故內照

太平御覽卷七百十七  
藝文類聚卷七十引作心

善知人者看如明鏡  
鏡以照明故鑿人也

荆山不貴玉緘人不貴珠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五

漢王聞宋滕子方牧羊于巨澤鼓而歌南風之詩使  
者進謂宋滕子曰漢王聞先生之賢使使者致命于

先生而委國政焉宋牼子嬰然而顧謂使者曰是何  
言歟今漢王待四海之士與十犂之羊其於職司也  
奚以異乎而大王廢牧羊之任委以四海之政是錯  
亂天位倒置人倫牒不顧爲也乃逃于陰山之陽

太平

御覽卷八

百三十三

天羅廓矣野人猶有罕窮之勤

太平御覽卷  
八百三十四

顏子有疾三日不食問之曰吾師也食非丹不食茹  
非芝不食故七百歲子何不吮瑤以延生咀葉以養

齡也

太平御覽卷  
八百四十九

下安其族而樂其明是猶夕蛾去閭赴燈而死者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七又卷九

百五十一陸佃埤雅卷十

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訪之殫百乘之價甚年而

不得像過實也今使愛賢之君考古籍以求其人雖

期百年不可得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七藝文類聚卷九十三引多脫略

吾與元子觀東海釋駟而升平岷山未中路而忘馬

符子使人求之不獲使鬼索之而獲符子曰六合不

可忘知故良馬在其中矣請以六合觀之也

太平御覽卷八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顧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  
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巴里故人其鄰人  
貧有一羊富者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我  
成百則牧數足矣鄰書與之從此觀之富者非富貧  
者非貧也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

齊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旣得寶千乘聚萬駟矣方欲  
珍懸黎會金玉其得之耶奚若晏嬰曰臣聞坑王之  
外有烏焉曰金翅民謂爲羽豪其爲烏也非龍脯不  
食非鳳血不飲其食也常飢而不飽其飲也常渴而

荀子

鄭環館補校  
已十二卷二十三



弗充生未幾何夭其天年而死金玉之非珍乃爲君

之患矣

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七

務光自投廬江之伯以赤鯉送之

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六

齊魯爭汶陽之田魯侯有曼色魯有隱者周豐往觀

曰臣嘗晝寢愀然聞羣蝨之鬪乎衣中甘臣膏腴之

肌珍臣項膂之膚相與樹黨爭之日夜不息相殺者

大半蝨父止之曰我與爾所慮不過容口奚用竊爭

交戰爲哉羣蝨止今君以七百里地爲君之城亦以

足矣而以汶陽數步之田惑君之心曾不如一蝨之

知竊謂君羞之魯侯曰善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一

木生蠟蠟盛而木枯石生金金曜而石流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

十二碑推卷十引云石生金木生蠟

苻子與元子登乎太山下臨千仞木淵上蔭百丈之

松蕭蕭然神王乎一邱矣言不出乎耒耜心不過乎

俗人其猶木大守脂瓦雞司晨矣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三北堂書

鈔卷一百三十五引其猶二句

趙之相者曰林氏有九子皆賢國人美而稱之號曰

九德之父十德之門趙王疾之王乃使人擇其果之

荀子

七十二卷二十四

煩者伐之其父曰果之茂者猶伐之況其人手吾將以爾爲累矣去之則免乃鵜老持予逃趙相於白雲之巖終身不返趙人思之

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四

郊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夫子三黜無憂色何也禽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

吾不知其枯

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四

少子一卷南齊張融撰融字思光吳郡吳人官至司徒右長史事蹟具南齊書本傳孔稚圭啓蕭司徒書云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通道佛云云阮孝緒七錄載少子五卷隋志云梁有又云亡唐志不著目佚已久釋僧祐採入宏明集南齊顧歡傳一引其略稱門律本傳載有問律自序問律疑卽門律並據輯錄其書究明二氏大旨謂百聖同投本末無異周刻山茨與往復論難倒兵乃己史稱融元義無師法而神解

少子

七十二卷三十五

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自序其文不阨不陷非途  
非路亦可謂善自寫照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少子

南齊 張融 撰

問律自序

吾文章之體多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  
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  
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籠下  
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  
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  
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

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  
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  
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  
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鈞聲同  
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  
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  
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  
爾曹當振綱也

南齊書  
張融傳

門論

吾門世世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違極無二寂然不  
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沿不  
隔五帝之秘禮之不襲三皇之聖豈三與此皆殊時  
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調

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  
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  
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  
本鴻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  
侮於道本書於二何兩孔周剡山茨

釋僧祐宏明集  
南齊書顧歡



傳引張融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擗無

二吾見道士與道人至鳴常一耳

七十二卷二十七

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哀鳴於將死人善  
言於就暮頃既病盛生衰此亦魂留幾氣况驚舟失  
柁於空壑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每遽  
不縫不徙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躬姪故爲門律數  
感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爲何若

宏明集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頤頓首懋製來班承復峻  
其門則參子無踞誠不待獎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  
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爲宏過此而

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  
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  
際不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暇厝言耳途軌乖順不  
可謬同異之間文宜有歸辨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  
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  
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其極言且略如左遲問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  
而遂通達迹誠異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  
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

少子

鄭板橋補校

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資義極虛無般若所  
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  
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極於虛無當無二於  
法性邪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  
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頗聞不殊  
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  
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  
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

鴻常一鴻平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  
吾已辨其所集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  
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  
佛也迥佛兩殊非鳧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

鴻耳 龍馳佛道無兔二乖

南齊書引作末

未知高鑒緣何識

本輕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  
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  
教之源每訟教而見矣自應鹿由環杖悠然日鑿儒  
墨闡問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

用宜以夫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惟佛專氣抱一無

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同上南齊書顧歡傳引周顒難曰虛無

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足下所宗之本至其有旨乎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周之問曰

足下專遵佛迹而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

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

俱異邪旣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

請女明  
清集

答周頤書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似化極魂首復爲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沒平生所因橫僣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中陰駭惑十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續起情妙見正祈既赴所志今爲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爲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爲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

爲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  
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神精明馳動識用  
沈瀟所以倒心下灌昭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  
停虛任魄載營抱壹居凝通靜唯通也則照無所沒  
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  
得使靜而不怕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  
神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故還極所以一爲性遊  
簡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似放生  
靈竦志庶足下罔象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

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鳧乙之交定者鴻乎吾所以  
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  
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贊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  
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答彼  
周曰法性雖以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瓊  
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  
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鶩釋然而  
有忘釋不伐老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



少子

七十二卷三十一

其神遂通以冲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涉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令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卻之必方淺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卽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晝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

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  
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  
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  
非鳧則乙答彼周曰非鳧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  
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鑿緣何識本答彼周曰綜識施本  
已吐前牘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  
存卿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少子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宜沿教而見矣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未壹於佛但吾之卽此言別有奇卽耳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自擊儒墨間間從來何詎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鬪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鬪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巾冕乙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

之哉

周之問曰荷合源共是分迹雙行則二跡之用宜均  
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  
乎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翻於四果  
卿尙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翻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  
晦且實聖宜本迹匪情急矧吾已有所集方復移其  
翔者邪卿得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  
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邪答彼周曰

少子

解疑補校

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  
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園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  
師夜以遂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  
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  
俱其異更以瀝勢倒兵恣卿智勇吾之勇者自縱橫  
湊出

周顒重答書

周顒頓首未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  
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謂是則袂幘失路

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  
研遲承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卽色圓腔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  
以苦下之翁且藏卽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  
無漸情其順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卽色信矣斯言也  
更恐有不及於卽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  
不獨出於厲鄉耳夫有之爲有物知其有無之爲無  
人識其無老氏之著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  
論所謂取捨驅馳夫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讓

少子

奪情盡言詭聲律蓋謂卽色非有故擅絕於羣家耳  
此塗未明在老何續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之家因  
俗茲焉是患既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  
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尙靜涉累實微  
是道家之所以有埤宏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  
正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  
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大夫士應世其體無方或  
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  
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

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權接一方日月  
出矣燭火宜廢無餘既說衆權自寢足下猶欲抗遺  
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既情崇於日月  
又無徼於火本末知此火本者將爲名乎將或實哉  
名而已邪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爲實矣斯則  
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  
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釋老氏之與釋家又  
曰今旣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

少子

柳巖館補校



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  
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難以  
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  
區野其所境界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  
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  
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  
旣靜而不兩靜旣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  
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  
道亦非吾所聞道若天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

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  
怕道亦于何而不得周之間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  
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  
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  
問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得意若  
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斯周之間曰盡  
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唯非有非

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倘瞻餘  
慮惟足下其眇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  
耳

通源曰非鳧則乙蹟固然矣蹟固其然吾不復答又  
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日擊道斯存又曰  
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  
來一於佛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  
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  
所以何至取教也日擊之本即在教跡謂之鳧乙則

其鴻安漸哉諸法眞性老無其盲目擊高情無存老  
蹟盲蹟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  
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  
眞諦實義公文可見矣將公於道章而得之乎爲公  
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公而立德於方寸者此  
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爲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  
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圖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  
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周之

少子

三編館補校

七十二卷三十七

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卽色則虛空有闕矣足下  
謂法性以卽色圖空則法性爲備矣今有人於此操  
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謂曰爾不同  
我吾與爾闕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  
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  
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尙無疑其集佛吾翮不  
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翮  
於曰果猶勤集於佛教翮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

跡乎理例不通方爲彼跡

通源曰嘗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隙周之問曰足下  
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  
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修儒可會邪雖非  
義本縱言直及想釋本多暇幸惠餘音

並同上

夷夏論一卷南齊顧歡撰歡有周易論語各注已著  
錄經編齊書本傳云歡以佛道二家立教之異學者  
非毀乃著夷夏論又謂歡雖同一法而意黨道教司  
徒袁粲託爲道人通公駁之隋志道家著目一卷云  
梁二卷隋代已非完帙唐志不著錄今佚唯齊書及  
南史本傳載其畧茲據錄之夫釋老二教皆背中道  
而旁馳佞佛者固失談元者豈卽爲得存其說以著  
受蔽之故袁粲駁附見本書拾梵夾亦未足鍼砭  
于腠理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夷夏論

南齊 顧歡 撰

夫辨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  
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  
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  
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卽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  
此出立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  
華无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木起歡  
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



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  
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  
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  
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  
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指紳諸華之容剪  
髮曠衣羣夷之服筆趾罄折候甸之恭狐蹲狗踞荒  
流之蕭棺殯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  
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愛  
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

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此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有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自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乘矣屢見刻舷沙門

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子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斂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

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  
器既殊用效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  
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  
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已優劣之分大畧在茲夫躡  
夷之儀婁羅之辨各出彼俗自相矜解猶燕喧鳥聒  
何足述効

道人通公駁

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人關  
方炳斯端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

法盜牛竊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爲道  
耳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  
恭道以三繞爲虔不尙踞傲爲肅豈專戎士爰亦茲  
方襄童謁帝膝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  
華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蹈者恒通文王造周大伯創  
吳革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  
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  
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  
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爲本釋

氏出世爲宗發軔既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山脆  
說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  
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  
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

歡答曰案道經之作書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  
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  
呂尙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經云戎氣強  
獷乃復畧人頰車邪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跋  
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卅

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  
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  
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  
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跣濫用  
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  
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  
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  
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世有精麤教有文質然  
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

在何許若以翦落爲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在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

南齊書顧歡傳 南史顧歡傳 太平御覽卷

六百五十三引道經曰至无量壽前後約本傳之文